

8

金色时光

GOLDEN TIME

冬之旅

(日) 竹宫悠由子 / 著

(日) 驹都基一 / 绘 曹逸冰 / 译

长江出版传媒

崇文图书局

金色时光


GOLDEN TIME



冬之旅

(日) 竹宫悠由子 / 著

(日) 驹都英二 / 绘 曹逸冰 / 译

 长江出版传媒

崇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色时光. 8. 冬之旅 / (日) 竹宫悠由子著; (日) 驹都英二绘; 曹逸冰译. — 武汉: 崇文书局, 2014.12

ISBN 978-7-5403-3705-6

I. ①金… II. ①竹… ②驹… ③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76360号

原著名:《ゴールデンタイム 8 冬の旅》, 著者:竹宮ゆゆこ, 绘者:駒都えいじ, 日版设计: BEE-PEE
© YUYUKO TAKEMIYA 2014

Edited by ASCII MEDIA WORKS

First published in 2014 by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.

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7-2014-342

本书为引进版图书,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、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,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。特此说明。

金色时光8

出版发行: 崇文书局有限公司

地 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B座

制版印刷: 利丰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: 9.5印张

版 次: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1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联系地址: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-07C

电话: (020) 38031051 传真: (020) 38031253 官方网站: <http://www.gztkadokawa.com/>

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盈科(广州)律师事务所

GOLDEN
TIME

CONTENTS

序章	001
1	008
2	054
3	103
4	148
5	199
6	246
后记	288

序章

又——来了。我如此思索着，仿佛此事与我无关。

没错，我又来了。

不知为何，今天我又从家里跑到了这座桥——对市民而言，这里是引以为傲的景点，对我来说则是事故发生的地方。

我开始慢悠悠地过桥。

放眼望去，是一片冬日的景色。

河水的主流在很远的地方，宽广的河岸边铺满了白色的石头。网眼般的浅流在石子间流淌，因水流被截而形成的简易泳池随处可见。我下意识地想道：哦，挺不错的嘛。

其实，只有小学生时代才能在那种地方疯狂地抓捕钻进石头底下的杜父鱼。就算抓了鱼回家，也不会受到表扬。放缸里养着吧？也活不久。让大人做成佃煮（注：将小鱼和贝类的肉、海藻、调味酱、糖等放在一起炖）吧？也不是什么诱人的美味。只要有一个小伙伴察觉到这个严肃的事实，这种想法便会传染开来。渐渐地，大家便会形成一种共识——“下河捉鱼逊毙了”。

但一码归一码。看到此情此景，我仍会下意识地激动起来，心想：哇，肯定能抓到很多鱼！我总是这样想。社团活动时每次跑到这儿，发现河岸边有绝佳的抓鱼地点，就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盯着桥下看。“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……”琳达这么笑话过我很多次。这座桥是田径社的跑步线路之一，某人甚至会在我背后擅自配上旁白：“佃煮厨师每天都要早起……”

我才不煮呢!

我一脸不爽地回头望向琳达那张不正经的笑脸，气呼呼地说道。然而，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我与那些日子之间隔着一段漫长的岁月，所以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是回忆……虽然我还没有产生能将它们称为“回忆”的距离感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

“咳咳! 咳，咳……”

我呆呆地望着形成鲜明对比的枯草与蓝天，发出一阵干咳。停下脚步，双手撑膝，弯下腰，咳了半天，总算缓了过来。

“……哈……唉……好冷……”

我站在桥的正中间，落寞地自言自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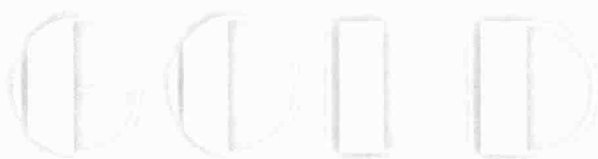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正好是我平时的折返点。也就是说，是那起事故的现场附近。我从来不往那儿跑。现在的我，没有继续往前跑的理由。

大量的水在我脚下流淌而过。我听着沉重的水声，对庞大能量的气息产生了本能的恐惧，同时调整呼吸。抬起脚跟，猛地张开双臂，敞开胸膛，将上半身向后仰。即便闭着眼睛，太阳光依然能轻易穿透薄薄的眼皮，所以我无法逃避那刺眼的光芒。只能让我的眼睛、面部与身体肆意而充分地沐浴着无敌恒星的光能与热能。

在这个地方做些伸展运动，然后掉头回家。这是我最近的固定线路。今天，空气里也有股既亲切又毅然的化学品味——是纸浆工厂的味道。

十二月过半，已是隆冬季节。静冈的气候虽然温暖，但早上的空气终究冰凉，还特别干燥。

从家里出发后，我跑了快二十分钟。鼻子已经撑不住了，



每吸进一口干燥的空气，鼻黏膜的水分就会被夺走一分。当然，人要吸气，也要呼气。从我体内涌出的带有湿气的气息，流过我干燥的鼻腔。我必须在这个过程中给鼻黏膜补充水分，就好像在用温柔与体贴浇灌它一样。然而，如此温和的做法也无法抵挡堪比暴力的水分掠夺。我怎么可能用小小一瓶水，抵抗一望无际的沙漠呢？更何况，它还是350毫升的热茶，而且加了淀粉勾芡，最要命的是，它还过期了。说起“无法抵抗”，我便想起了乔治·华盛顿小时候的故事。我现在的心情，堪比故事里那棵被他砍倒的樱花树。华盛顿小朋友拿着凶光闪闪的斧子，那眼神仿佛在说：“只要我老实道歉，就一定能得到原谅！”树皮还在反射斧头的光呢。

现在，我的鼻子就是这么痛。我也知道戴个口罩就不会那么干了，但口罩不透气啊。

没错。连呼吸都那么不顺心。

双手合十，举过头顶，挺直后背。直到长长的木桥远处，遥远的对岸，都没有任何遮挡物，朝阳将地面照得雪白。

我要多晒太阳。

就是这么回事。那医生要我每天早上九点前出门晒晒太阳，风雨无阻。我还暗自怀疑他是个庸医呢。

我母亲拼了老命让我“遵医嘱”。我没再上学，也没有工作，无所事事，是个每天只会创造出排泄物的百分百废物。所以她会每天早上八点前把我叫醒，时而发动眼泪攻势说道：“你要是不起来，妈妈就离家出走了！”时而用蛮力把我从床上拖起来：“别睡了，给我起来！”时而同时用手捂住我的口鼻，直到我窒息到忍无可忍跳起来为止，时而用筷子夹一块刚刚出锅，



香味诱人的培根放在我鼻子跟前摇啊摇……我觉得，她是打从心底里对那位医生坚信不疑。

“可是从结果看，他就是个庸医啊。”

我曾这么试探过。“从我现在的情况看，那个医生算是在我身上犯了个错误吧。”可母亲的看法依然坚定。“我觉得他不是庸医。”“可实际上……”“不，妈妈觉得他不是庸医。”“话虽如此……”“我说不是就不是！”母亲就是不认同“那医生是个庸医”的说法。难道那医生手里有她的什么把柄？

总而言之，我最近的生活就是这么规律。

每天早上八天前（被逼）起床，（被逼）吃早饭，（被逼）每天坚持跑步将近一小时，（被逼）过这样的生活。

早上起得早，到了晚上自然会困，所以我没有颓废到天天熬夜，过黑白颠倒的日子。回老家后，我的生活还挺健康。

不知为何，每天早上离家后我都会选择完全相同的路线，跑到这里。

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我没有丝毫迷茫，跑出院子之后先转弯，一路跑到底，看看左右两边的车道，过马路，跑上茶田间的悠闲农道。然后就这么沿着铺过的山道，一路往下，跑到这座桥。

总是这样，今天也不例外。

就好像早就有人制定了我的路线：你就该走这条路。就好像我反反复复练习了无数次，直到我的肉体牢牢记住这条路一样，一次又一次。每次醒来，我都会选择同一条路线，奔跑。

虽然我觉得，这也未尝不可——我边想边侧弯上半身，用力做拉伸运动。



我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跑同样的线路？又为什么会同一个地点折返呢？我觉得，这种行为一定有某种含义。难不成是某种单纯又原始的冲动？这里是我遭遇跌落事故，失去记忆的现场，所以我想亲眼看看我到底在这里落下了什么……吗？就好比把盖上的马桶盖再次掀开，睁大眼睛看看我留在马桶里的是什么样的大便，什么样的呕吐物。在那些东西被冲走之前，好好看清它们的模样。毕竟它们曾是我的一部分。

当然，这里不可能落下什么肉眼看得见的玩意儿。就算有，现在看了又有什么用？如果能拿回来，就一定要拿回来吗？还是说，我是想放弃了？难道我是厌烦了一切，想跳下桥一了百了算了？……这种完全笑不出来的玩笑就开到这儿吧。反正我这种行为，也的确没有散发出积极向上的气息。不要再跑同样的路线，过同样一座桥，经过同一个地点，在同一个地方折返了，每天都一模一样的重复。毫无变化，跟训练的日子一样宁静。

我站在无处可藏的大桥正中间，吹着隆冬的冷风，身子也越来越凉了。

“今天的东海地区会是晴空万里，天气十分舒爽，温暖得就像季节倒退了一样，一点都不像是十二月！”

——今天早上的新闻的确是这么说的。

所以我没有穿平时那件棉外套，而是换了件比较薄的连帽衫。很明显，我失策了。

冷得要命。我发现，包着跑鞋的脚趾都开始发抖了。呼出的气也是雪白雪白的，脉搏比平时快许多。寒冷让我禁不住地呻吟：“呼哦哦哦……”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往后提起一条腿，把脚后跟往屁股那边贴，拉伸大腿前侧的肌肉，拉完一条再拉另



一条。然后再抱膝下蹲，拉伸臀部到大腿后侧的肌肉。在瑟瑟寒风中做拉伸运动，会错以为自己变成心跳极快的小动物。

最后再用力甩一甩四肢，拉伸运动到此结束。走吧，回去吧。其实是因为我冷得受不了了。转身，换个方向。

我将连帽衫的袖子拉到最长，尽量照顾到指尖，就像那些拉长袖子装可爱的女生一样，双手一次次用力摩擦脸颊。虽然这么做无法补充体温，但我必须保证自己到家之前不会被冻死。

我瑟瑟发抖，将一个念头铭记于心：清纯可人的天气预报员姐姐说得再好听，过去的季节都不可能倒退回来。人可以往原路跑，时间却无法倒流。谁都无法抵抗时间的大潮。这么理所当然的事，我早就心知肚明了。没想到这念头竟会在这种情况下涌上心头……我可真蠢啊。

归路当前。为了鼓励自己，我在原地轻轻跳了几下。就在我打算迈开步子的时候——

我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连帽衫右边的口袋里掉了出来，在小桥的木板上发出“咔嚓”的响声。那东西一面反射阳光，一面沿着木板滚动。

好像是个小小的，金色的，圆圆的……我连忙弯下腰，用眼神去追，可一眨眼的工夫……

“糟了！”

它就不见了。

桥上的木板破破烂烂，到处都是一公分大小的缝隙。而那个东西已经透过缝隙，落入了正下方的滔滔河水中——不见了。

为了整理我的东西，母亲去过我在东京的房间，用纸箱把所有东西打包寄了回来。这件连帽衫也在纸箱里。貌似是我在



那边买的，也穿过几回。衣服看着挺干净，所以寄回来之后我没洗过它，也没检查过它的口袋。

我不禁跪在地上，透过脚边的缝隙，窥视底下的河水。滔滔不绝的河面上，空无一物。白色而浑浊的水流十分湍急。丢了的东西，绝不可能再回到我的手中。我甚至不知道我刚才弄丢的是什么东西，它对我是不是重要。总而言之，我唯一确定的是，我做了一件覆水难收的事。

我轻轻咂舌，诅咒自己的粗心大意。

我究竟要在这里弄丢多少东西？我究竟要让多少东西落入河底，再也找不回来？



万里还站在那里。

她从没表现出“想要结束”的意思。至少，万里是这么想的。

他们两情相悦，他们都需要对方。两个人在一起是一件无比自然的事情。保持这种自然的状态，才是无比幸福的。

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，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，只要是在他们的人生中发生的事，他们都想与对方分享。至少，万里是这么想的。

他们要继续交往，也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

万里没有十八岁之前的记忆。他在高中毕业典礼结束后的第二天遭遇事故，失去了那天之前的所有记忆。

他还有语言能力，也有普通人所必需的知识与常识。比如，他知道东西的名字、货币的价值、质量的感觉，也知道哪些事该做，哪些事不该做。知道这里是飘浮在宇宙中的地球，也知道他居住在一个叫“日本”的国家。他知道明智光秀与犹大的背叛，知道



方程式的解法，知道悟空是赛亚人（注：《龙珠》中的人物），知道人一般是一天三餐，知道胰岛不是漂在水上的岛屿，而是人体器官——这些他都知道，唯独缺了有关个人经历的记忆。

事故发生后，万里认不得他的家人、亲戚与朋友了。他想不起自己住在哪里，不知道自己的名字，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学校毕业的，也不知道自己喜欢过的人是谁。十八年的个人足迹，全都消失不见了。

身体刚恢复的时候，万里总觉得自己孤零零地活了这么多年。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不与任何人扯上关系，不从属于任何组织，只享受最基本的生命安全保障。万里心想，在这种状态下生活，就一定会培养出这样一个人吧。

然而，就算他再困惑，再混乱，他终究捡回了一条小命。失去记忆后，多田万里的人生仍要继续。

如果他还要继续活下去，就只能不顾一切，从头来过了。

他决定相信，自称是他父母的人就是他的父母。他决定相信，那栋据说是他家的房子就是他家。他决定相信，这个人就是他自己。晚上老老实实睡觉，早上老老实实起床，在老家过上了按部就班的日子。

他要在东京谱写崭新的人生——就在他如愿成为大学生的时候。

下定决心后，他也曾梦想过未来。在一片没人认识过去的他的土地上，展现出今时今日的多田万里，过上熠熠生辉的校园生活。为了实现梦想，万里将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专心学习。

不久后，他终于得偿所愿，来到了东京，还在大学里认识了加贺香子。



除了香子，他还认识了许多人。又与了解曾经的他的琳达有了意外的重逢，也交到了朋友。在众多邂逅之中，万里与香子坠入爱河。香子动不动就说，这是一个奇迹，是命运的安排，但万里从没有打心底否定过香子的说法。

春天过去，万里觉得自己没有以前那么空洞了。不一会儿，夏天过去，连秋天都快过去了。

谁知最近，情况有了变化。

万里也不知道变化的契机是什么，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自然治愈的过程。只有事故发生前那些记忆的自我，开始在万里的意识中复苏。那个自我在不断侵蚀“只有事故后那些记忆的万里”，让万里产生了被改写、删除的错觉。事到如今，万里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脆弱，多么无力。只要轻轻一碾，他就会悄无声息地消失，不见踪影。他只是碰巧维系着这条跟蚊子一样脆弱缥缈的生命罢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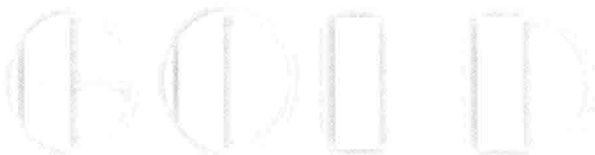
决定性的“时刻”还没有到来，但他已经有过好几次短暂的异变了——就像是演习一样。

他无法预测异变会何时发生。他的意识会毫无预兆地黑屏，仿佛他整个人晕厥过去一般。

然后，他的记忆就会倒退回事故的前一刻。

他会以为自己还在那座桥上等待琳达的到来，却被瞬间移动到了一群陌生人中，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……这就是他的真实感受。他无法理解事故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，更不可能了解这两年的生活史。于是，他便陷入了恐慌。

怎么搞的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想着想着，他就会想起——“对哦，我失忆了，我正在从头来过呢。这里是东京，



我已经是大学生了啊。”

于是，他的意识就会逐渐浮出水面，回归正常。而事故前的记忆，则会相应地被封印在他无法碰触到的地方。

过去的自己，便会带着过去十八年的记忆，与浮出水面的自我擦肩而过，再次落入意识的深处。

然后，他就只剩下恐慌感的渣滓了。前一刻还笼罩着他的恐惧与焦躁，好像与他完全无关似的，逐渐远去。仿佛划破夜空的彗星一般，拖着细细的尾巴，消失在天空的彼方。到此为止。整个过程最多只会持续一到两分钟，仅此而已。

但万里心想，他总有一天会无法再次想起：“……对啊，我是……”

这么想的依据是他的自觉：“我正处于‘失忆’这一异常状态”。

异常状态一旦解除，他的自我意识就会消失。

要不了多久，那个时刻就会到来。黑暗的预感，好似无人知晓的沙滩边的海潮，来来去去，用将沙子掠到海底的方式，逐渐破坏万里的日常生活。

所以，万里决定把戒指交给香子。

他觉得，只要香子在他身边，就算他真的消失了，他也能想办法回来。

戒指，本是“一定会回到你身边”的约定。

他坚信，即便他成了飘荡、彷徨在虚无黑暗世界的无名魂魄。只要香子还在他身边，他总有一天能找到回来的路。

要回到这里来哦，万里！

——他坚信，他一定能看到那一闪一闪的，熠熠生辉的，



唯一的信号。

曾几何时，他在雪白的病房里迷失了一切。当时，是他的挚友给了他重新起飞的信号。这一回，轮到香子给他降落的信号了。

闪耀在她指间的戒指，将化作约定的光芒，引导在黑暗中前行的他。

一切本该如此。

“难道我是被甩了？”

万里只顾着担心他的未来，忧心忡忡，却丝毫没考虑到，香子可能不愿意接受这枚事关重大的戒指。

“不会吧。肯定是哪里搞错了。”

香子早已不见踪影。

他已经被孤零零地撂在这里好久好久了。

两人见面时，仿佛被薄墨渲染的夕阳还笼罩着这座城市。可现在，四周已是一片漆黑。

从刚才开始，急着往家赶的人们源源不断地沿着车站出口的电梯往上走。而万里就站在出站口通往人行横道的必经之路的正当中。路人们很不耐烦地超过万里，扬长而去。

万里在呼吸，在眨眼，心脏也在跳。他就这么一动不动地朝着香子离去的方向。右手大拇指与食指夹着母亲交给他的那枚戒指，手微微向前伸。万里站在原地，呆若木鸡。很多人对万里那不上不下的姿势投来讶异的一瞥。

然而，万里就是不动。他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听不见，什么都感觉不到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思考不了。他只能在心中进行无数次空虚无谓的自问自答：“难道我是被甩了？不会



吧。肯定是哪里搞错了。”

香子转身离去后，万里便立刻把戒指从戒指盒的底座上取了下来。他无法喊出声来叫住香子，却也无法接受事态，只能慌乱地摘下戒指，对着香子的背影，拼命伸出手去。

也许她会察觉到——万里还怀着一丝期许。也许香子会察觉到戒指的光芒，回过头来，想起“对哦，原来是这样”。然后，她就会回来了。

恐怕万里已经在这里傻站了一个多小时了，但他还是无法舍弃期待。他保持着递出戒指的姿势，一动不动地等待着。

十一月的东京，万里已完全感觉不到疲劳与寒冷了。

只要继续站在这里等着，香子就一定会察觉到闪光的信号，回到这里。在不远的未来，他也会用同样的方法踏上归途。

万里对此深信不疑——在这个夜晚里，自欺欺人。

在香子所居住的这片区域，地铁出口楼梯旁边的，人行道的角落。

他仍然不敢相信香子会甩开他，会主动和他分手。因为香子没有露出蛛丝马迹，所以万里死活不能接受“香子没有接受戒指”这一事实。

“永别了。”

香子用清澈秀美的声音说道，转身背对着他。然而，万里怎么可能理解香子的想法呢？

万里坚信，肯定是哪里出错了。

所以，他还不能离开这个地方。

他完全没有要回自己房间的意思。他要在这里等香子回来。要是他走了，他和香子的“错误距离”就会越来越远。他会与